

纸玫瑰

林笛儿
作品

II

再续

《纸玫瑰》

蚀骨痴爱

林笛儿创作五年
诚意力作

不离不弃的至死情深
患难与共的不朽真爱

待你白发苍苍
红颜迟暮
我依然想牵你双手
陪你倾世温柔

转 身 不 是 相 忘 江 湖
而 是 相 濡 以 沫

纸玫瑰

林笛儿
作品 II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纸玫瑰. 2 / 林笛儿著. -- 济南 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74-1035-6

I. ①纸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5979号

纸玫瑰Ⅱ

林笛儿 著

责任编辑: 董明庆

统筹: 邓理

策划编辑: 唐瑜 彭朝霞

美术编辑: 杨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 710×1000毫米

17.5印张 1幅图 240千字

版次 2014年2月第1版

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2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纸玫瑰Ⅱ [目录]

C O N T E N T S

- 003 第一章 世上哪见树缠藤
- 047 第二章 烟，熏进你的眼
- 082 第三章 月亮代表谁的心
- 109 第四章 今夜星星很少
- 148 第五章 二万里海底的冷暖
- 191 第六章 地毯的那一端
-
- 232 番外一 颜记者的采访后记
- 236 番外二 下辈子我们来相爱
- 241 番外三 风景正好
- 247 番外四 幸福生活二三事
- 265 番外五 来吧，丫头



林笛儿
作品 II

纸玫瑰Ⅱ [目录]

C O N T E N T S

- 003 第一章 世上哪见树缠藤
- 047 第二章 烟，熏进你的眼
- 082 第三章 月亮代表谁的心
- 109 第四章 今夜星星很少
- 148 第五章 二万里海底的冷暖
- 191 第六章 地毯的那一端
-
- 232 番外一 颜记者的采访后记
- 236 番外二 下辈子我们来相爱
- 241 番外三 风景正好
- 247 番外四 幸福生活二三事
- 265 番外五 来吧，丫头

第一章

世上哪见树缠藤

天气说冷就冷了，昨天还是绮丽夏光，太阳刺得你睁不开眼。今日一场小雨，风一阵紧似一阵，黄色的、红色的落叶满街飘零，天灰地暗，一派秋色萧瑟。

七辆轿车组成的车队在冷雨中从市政府出发，警车在前面开道，车顶上闪动着红蓝两色警灯。康剑与陆涤飞坐在第四辆车中。陆涤飞瞅着被雨模糊的车窗，表情轻讽。旧城改造拆迁完毕，今日工程正式动工剪彩。千挑万选的良好吉日，竟然是个雨天。他扭头看身边的康剑，康剑淡然地与他对视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车队的排列顺序意味着主人的位置，开道的警车是马前卒，第二辆车是市委书记，第三辆车是市长，第四辆车应该是分管城建的副市长，因目前这个位置空缺，康剑和陆涤飞的级别算是跃了一级。康剑现在是主抓旧城改造，陆涤飞的工作与这搭不上一点边。但这就是领导的艺术，不偏不斜，一碗水端得很稳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这个位置将来必是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个坐。后面几辆车是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和秘书们。

车队驶入工地，道路有点颠簸，陆涤飞听到车轮飞速压过积水的声音，他忍不住低咒了一句：“这鬼天气！”

康剑轻笑：“再忍耐一会，就到了。”

“康助，今天是你唱主角，我们这一大帮可都是为你跑龙套来的。”陆涤飞调侃道。

康剑回道：“陆书记真会本末倒置，你想把丛书记搁哪去？”

陆涤飞朝司机看了一眼，把音量压了压：“这项工程竣工，前后得有八年。八年后的事，谁说得清呢！”丛仲山那时早该回家含饴弄孙去了。

“陆书记看得真远。”

陆涤飞在心里面冷冷哼了声，口上依然一派玩笑口吻：“必须的呀！仕途就是一条奇怪的路，你永远不会知道在哪一个路口拐弯儿。你更不知道那个拐弯儿处，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你，甚至中途可能会抛锚。”

康剑讶然：“陆书记到底是去党校进修过了，讲话越发有深度、高度。”

“你就给我装吧，我有这水平么，这是颜一笑写的。”

北京的几位名记回京后，各自写了一篇文章，刊登在几大报刊的醒目位置，总算把古树风波给平息了，拆迁工作才能顺利进行。康剑特地一一打电话向他们致谢。颜一笑的文章发表在《新华日报》上，康剑看了两遍。内容比较平和，交代了事情发生经过、事后的应急处理、相应措施，没刻意绕道某处，没刻意雕琢某点，完完全全的纪实报道。康剑当时感到有点小失望，颜一笑并没有传闻中的那么犀利。

“她另外写了一篇内参？”康剑拧起了眉头。

陆涤飞竖了下大拇指：“这份内参只到省级，我是听来的，题目是《双剑和璧或剑走偏锋》，还配了张照片，我俩站在华兴饭店前的那张。意思就是现在的政府部门充斥了不少官二代，有的是真有点能力，有的是依赖父荫自在纳凉。这帮人将来有可能就是一方父母官，有能耐的上去是情理之中，纳凉的凭着人脉，不见得会甘居人后。难道这时就看得出胳膊与大腿哪个粗么？”

这份内参要得罪多少人，康剑真是大吃一惊：“她凭什么证明谁是有才的、谁是纳凉的，她就不怕吃不了兜着走？”

陆涤飞自嘲：“具体内容不知，反正是登出来了，上面还挺重视，搞得我俩就像两个典型。我肯定就是传说中那纳凉的。”

“颜一笑真有两把刷子！”康剑叹道。

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会会她。不过，这样的女人真让人受不了，难怪她老公宁可净身出户，也要和她离婚……啊，康助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没有影射的意思。”陆涤飞呵呵干笑，“你净身出户，那是绅士风度，是男人的体贴，是高风亮节。”白雁那小丫头和颜一笑也不能比较，白雁多招人怜惜呀！唯一令陆涤飞觉得遗憾的是白雁与康剑离婚太悄无声息，他猜不出突破口在哪。康剑主动向组织汇报婚姻失败，理由是性格不和。这样的话骗娃娃去吧！但是白雁没吵没闹，康剑也没绯闻在坊间流传，组织上尊重婚姻自由。所以，这婚离得对康剑没有丝毫影响。

康剑现在又搬回了市政府招待所，这段短暂的婚姻似乎是他人生里一支不太重要的插曲。

真的是插曲么？康剑极其缓慢地闭了闭眼。

车停了，简单和陆涤飞的秘书撑着两把大伞站在车门外。

雨比来时更密了些，地面很泥泞，走几步，鞋上沾满了泥，脚像有千斤重。临时搭建的礼台两边插满了彩旗，气球高挂，工人们手拿铁锹，站成了几列。

虽然下雨，现场布置得还是很有气氛。康剑朝丛仲书看了一眼，他正与华兴握手。

华兴哈着腰，笑得一脸的肉都在抖。他有理由乐，改造工程公开对外招标，华兴集团在几十家一级建设公司中一举中标。

鞭炮齐鸣，礼花满天。礼仪小姐送上结满花束的红绸，丛仲山与华兴剪刀落下，掌声四起。

丛仲山拿起铁锹，挖下一锹土，电视台记者捕捉下这瞬间的画面，然后其他领导也纷纷拿起了铁锹。接着，丛仲山发表了简短的讲话，华兴也作出郑重的承诺，剪彩仪式结束，车队又浩浩荡荡往回开。

“作秀！”陆涤飞跺着脚上的泥，说道。

康剑回以浅笑，他也觉得是作秀，但每个人都作得很自然，这就是从政的学问。

到了办公室，康剑换了双鞋。小吴送来住建局的一份报告。房产和城建合并之后，他手头的工作又多了一项。每年的深秋，滨江都要举行一场房展会，各家房产公司都会铆足了劲比拼，交易额很大，算是滨江的一件盛事。这份报告就是向市政府申请举办房展会的财政拨款，康剑看了看，当即就批了。

晚饭就在政府食堂吃的，吃饭的时候，手机响了，康剑没有多说便挂了。

晚上八点，他从政府招待所的边门出去，又在黑黑的树荫下走了近百米，那里有一辆奔驰在等他。

华兴亲自开的车，“康助，这里可不好找。”

“反腐败，大家都盯得紧。”康剑捏了捏鼻，微躺在后座。

华兴把头转过来：“即使不反腐败，你也要谨慎。康助，你可是有远大前程的人。你要有什么要求，直接和我说。”

“你的就非常干净、保险？”康剑失笑摇头。

“康助放心，为了康助，我绝对是两肋插刀。”

康剑不再说话，他今晚与华兴见面，是有关工程安全和工期这两方面，他要叮嘱华兴几句。华兴这人是老江湖，上下都走得通，口头上应得响亮，行动上不见得配合。但这人蛮仗义的。他就对症下药，把华兴当朋友。

康剑从省委宣传部到滨江任市长助理，总结出当官最主要的两项工作就是喝酒和开会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他不知要喝多少次酒、开多少场会。可是，这每一席酒、每一场会，又都是不能推辞的。以前，他还动动笔，自己写个什么，现在这些简单和小吴全包了。出门有车代步，吃饭是公款消费，讲话有人写稿，心情烦闷以开会为由出去旅旅游。这一切，做到他现在的位置，就接受得心安理得。

康剑有时质疑自己这是提高了精神层面，还是退化成了一个只拥有年轻皮囊的腐朽灵魂？

如果有什么值得庆幸的，那就是他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官场混子，他还在实心实意地为滨江做点实事。同样是坐在台上唱高调、颂凯歌，但他的稿子多少有点真实的内容。

这次的旧城改造，是他跑北京、跑省城，争取到了资金和项目，就此一项，可以让滨江旧貌

换新颜，还会给滨江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。

市政府的四套班子领导，对一月份的城建市长选举，一致看好他，而对陆涤飞颇有微词，谈到就咂咂嘴。

不出意外，那应该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选举。

康剑现在的仕途发展，拨开康云林的遮荫，可以用“顺风顺水”四个字来形容。

但在这之前，一切要慎之又慎！

“康助，晚上我陪你好好喝一杯。一醉解百忧。”华兴说道。

“忧？”康剑蹙起了眉头。

华兴嘿嘿笑，转过身去开车：“现在离婚的人比结婚的人都多，不要太当回事。”

康剑明白了：“华老板多虑，我心情非常非常好！”

早晨，时针静静指向七点。白雁蜷缩着身子，贪恋被窝里的温暖，把头又埋了进去。连续上了两个夜班，今天她休息，不用急着起床，但十点时要到火车站送下明天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明天两个半月的休假就过去了，而她也离婚两个月零十天。

这两个半月，对于商家是喜忧参半。

忧的是他们自以为很精明、很自重的女儿商明星居然在滨江做不正当的事，不仅如此，还欠了一笔高利贷。商妈哭得吼得地动山摇，盛怒之下，心脏病发作，若不是抢救及时，差点魂归西天。商明星跪在商妈床前发誓以后再也不做让爸妈伤心的事。商妈本来想不认这个女儿，后来在商明天的规劝下，认是认了，但她定下一条规矩：在她有生之年，商明星不准踏出云县一步，要天天到她眼皮之下报到。她还嫌不解恨，给商明星剃了个大光头，让商明星没办法出门，在家面壁思过。

商家在此重创之时，迎来了商明天的女战友。在把女战友接到云县前，商明天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。妈妈病倒在床，需要一个巨大的惊喜来冲去她心底的灰暗。另一方面白雁也特别想看到他过得幸福。女战友对他又情深意重，在得知明星的事后，不仅没有一点歧视，反而劝慰商明天，还说要找她父亲的朋友给明星找一份正当工作，那样明星再也不会误入歧途。

如果不能和心爱的人结合，能娶到女战友这样的妻子，是把今生的遗憾降到了最低。

于是，女战友以商明天女友的身份来到了云县。

虽然不能立即举行婚礼，但商妈在这么巨大的喜悦面前，奇迹般地痊愈了，欢喜地领着未来媳妇走亲访友，见人就夸媳妇有多俊有多优秀。

这股快乐，身在滨江的白雁也感受到了。昨天晚上，冷锋和她一起请明天和女友吃饭，为他们送行。

明天的女友，真人比照片上还要漂亮、大方，性情也好。一顿饭的时间，她的视线一直看着

明天，时不时向明天小声地撒个娇。明天总是温和地回应着她，但在没人看到的角落里，明天会情不自禁地叹气。

吃完饭出来，冷锋把他们先送到宾馆，然后再把白雁送回租住处。

冷锋开玩笑地问白雁，他想上去喝杯茶，可以吗？

白雁状似随意地说道，在医院待了两天，家里一团乱，等以后收拾干净了，再邀请他上去。

冷锋摸了摸她的头，替她打开车门，笑了笑，就走了。

白雁上楼，还没到门口，听到手机响，一接，是明天。

“我出来买点土特产带回部队，顺便看看你有没有安全到家。”明天站在树荫下，路灯淡黄的光束透过树隙，斑斑驳驳，洒了一身。

“滨江的治安挺好的。”白雁笑道，离明天有一臂的距离，她探头看到明天手中空空如也，“超市快要关门了，你快去吧，你女朋友还在宾馆等你呢！”

“小雁……”明天喊着，声音颤颤的。

“嗯！”她乖乖地应着。

“小雁，我……想抱下你，最后一次。”明天咬着唇，深呼吸。从此以后，他有了女友，所有的人生都要对她担起责任和义务。他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想念小雁，也不能表达出对小雁的关心。小雁只能在他心底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，在夜深人静时，他醒着，独自悄悄地凝视。

“明天，不了。”白雁轻轻摇了摇头，“别学那些坏男人，心里面装一个，眼里看一个。你对一个人实心实意地好，才能得到别人百分之百的回报。你现在是有女友的人，再抱我，对她不公平，也是……对我的不尊重。明天心里面想什么，我都清楚，不要说，也不要做，这样就好。我以后也会过得和你们一样好。”

明天强抑住心底泛滥的心酸，点点头：“好，那就不抱。小雁，以后交朋友，要先请人打听一下，别给别人伤害你的机会。”

“不会的，康领导是个例外。”

“小雁，其实……冷锋是个不错的男人。”

“嗯，我们医院公认的。”

“他父母都不在了，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世故，和他做朋友，不会太委屈。而且他失去过亲人，一定特别懂得珍惜……家人。”

“明天，你真唠叨哎，你是不是担心我嫁不出去？我妈都不操这份心，你乱担心什么呀？快走，快走，不然你女友要发寻人启事了。”白雁抬抬手，催促道。

商明天默默地看着眼前笑靥如花的小脸，闭了闭眼。

“小雁，再见！”没等白雁回应，他冲上去，拥抱了白雁一下，然后急促地松开，转身而去。

以后他们还会碰面，但是再见的他们，只是儿时的伙伴，他不再是小雁的明天，小雁不再是

他的小雁。

白雁把手指塞进嘴巴里，泪如雨下。

那十几年相伴的时光，今生，已成绝唱。

“阿嚏！”白雁把头探出被子，嗅到清冷的空气，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她揉揉鼻子，睁开眼，对着天花板先发了会呆。

这是在她新租的住所，不是在原先的家。

刚住进这里的几天，她早晨醒来，都恍恍惚惚的，耳朵竖起来，似乎听到康领导在外面走动。

习惯是件可怕的事。

等到洗好脸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她才慢慢地回过神，她结过婚了，然后离了。

关于她的离婚，医院里是传得沸沸扬扬，什么样的版本都有。但中心思想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两个人地位差别太大，她配不上康领导。柳晶听到后，义愤填膺地为白雁争辩，说是白雁先不要康领导，别人同情地一笑。白雁倒无所谓，医院里人多，她能充当几天的绯闻主角？果真，在秋意袭人时，也就没人再谈起她这位市长助理的下堂妻了，护士长兴致勃勃地又开始为她介绍对象。

“白雁，你说我们属于大龄剩女吗？”柳晶问白雁。

柳晶现在很热衷相亲，不管谁介绍，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，她都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兴冲冲地去展示自己，结果总是灰溜溜地回来。

“也不知好男人都躲哪去了，我见到的都是恐龙级别的，真是浪费我那条六百元的裙子。”柳晶扼腕叹息。

“二十四岁是大龄吗？”白雁问她。和她相反，白雁是不管谁介绍，不管对象是谁，她一概不见。不知是以前没好好睡觉还是怎么的，白雁一有空闲，就是抓紧时间昏天黑地地睡，有时连饭也省了。

白雁觉得自己和柳晶属于另类分子。她顶着“市长助理前妻”这个头衔，一般人是不敢染指的。柳晶呢，和准老公同居了几年，等于是半拉夫妻，其他男人不太能接受。她们虽然年纪不大，但也算是不好处理的半成品，婚姻前景不乐观。

柳晶最近受到了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有个同事为她介绍了个离异男人，还带着个小孩。

男人倒是个不错的男人，可是离异了，就像一块美玉上有了点醒目的瑕疵。柳晶相亲回来，抱着白雁大哭：“雁，我怎么就落到这份上了，我长相不错，收入不错，怎么就找不到一个像张白纸似的好男人呢！”

白雁白了她一眼：“你是找纸还是找男人？”

“我两者都要。”

“那你自己是什么？”白雁问得很刻薄。

柳晶哑然。

过了两天，柳晶又找白雁哭诉。滨江市政府出台一条新政策：为了鼓励更多的教学精英投身到滨江的教育事业中，为了挽留滨江现有的教学精英，滨江市政府在西郊兴建了几幢教师公寓。教绩杰出的高三老师可以分得近二百平米的公寓，而房价每平米不足三千。

李泽昊就是属于教绩杰出之流。

这个打击对柳晶太大了。滨江市现在的房价是每平米近一万，以前，她和李泽昊说，这一辈子，只想有一套五六六十平米的公寓就好了，不然买个二手房。现在，二百平米呀，还不要多少钱，却是属于李泽昊和另一个女人的。

她花了十四年的心血，付出感情和心力，把李泽昊调教成这样，成果却是别人享受。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呢？

“不是说好人有好报，坏人有恶报。为什么现在偏偏是恶人活得趾高气扬，我们这些善良之辈却在这里忍气吞声？”柳晶很不甘，“以前，他总对我说要节省，不能乱花钱，现在我经常看到他们在外面花天酒地。听说，暑假时，他还带那个贱人出去旅游来着。”

白雁微微一笑：“你以为这是好事？”

“难道不是？”柳晶抹了一把泪。

“激情如火，可以燃亮半个天空。但能撑多少时间？烟火易冷！最终，所有的人都归于平淡。能在平淡的日子坚守着，我觉得那样的婚姻才能长久。”

“我怎么听不懂！”柳晶眨巴眨巴眼，泪如断了线的珠子，又吧嗒吧嗒往下掉。

白雁拍拍她的肩，让她伏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哭个痛快。

其实，白雁觉得一个人过，挺滋润的。

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突然转个不停，白雁慌忙伸手抓住。为了睡得安稳，她晚上都把手机调成震动。

“喂……咳，咳……”白雁一接电话，嗓子有点哑，清咳了两声。

“不要告诉我，你现在是在床上，白小姐。”冷锋带着笑说道。

白雁捂着话筒，小心翼翼地坐起，眼珠转了几转，装作很清醒很正常：“冷医生，有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大事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二十，我现在的位置是你家楼下的花坛前。”

白雁腾地从床上跳起，就往窗前跑去，探头一看，冷锋扬着手机，对她笑了笑。

她揉着乱蓬蓬的头发，看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，“啊”地尖叫一声，手机一丢，忙冲向洗手

间。

结果，白雁赶到火车站，只来得及在月台上和商明天打了个照面，火车就徐徐开动了。

商明天站在车门口，对着白雁挥挥手，他张嘴说了什么，白雁迎着风，一个字也听不清楚。她想走近点，火车却越开越快。她跟在车尾追着，追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再也追不动了，白雁弯着腰，按住膝盖，大口呼吸，抬眼看着火车在视线中成了一个黑点，不知怎么的，嘴一撇，眼泪就下来了。

这一次，似乎比上次送明天时还要难过，像今生今世见不着似的。白雁告诉自己要欢喜，这世上终于有一个人像她一样珍爱明天。

冷锋默默地站在她身后，等到白雁情绪平静下来，再把眼泪拭干净，转过身，他才向她走过去。

“咱们走吧！”他没有问她怎么了，或许他很清楚她怎么了，但他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去讨论。

白雁又回头看了看长长的轨道，胸口仍在起伏。

两个人上了车。

“你今天是什么班？”白雁问道。像冷锋这样的专家，医院恨不得他全年无休，但冷锋有时也给自己放个假。不然，神经整天绷得紧紧的，会让人崩溃。

冷锋专注地看着前面的公路：“我今天休息。一会陪我去个地方。”

“哪里？”白雁还沉浸在别离的伤感中，失神地托着下巴，随口问道。

冷锋瞟了她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方向盘一转，车拐上了一条宽敞的街道。

“这不是原先那个旧城吗？”白雁看着窗外突然跃入眼帘的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，愣住了。

“对呀，那边是滨江最大的一个商贸中心，再过去一点是个带湖泊的公园，四周是一圈高档住宅小区。哦，最西面建教师公寓。以后，这儿是滨江人口最密集的地段，环境也是最好的，服务设施周全，生活非常方便。”冷锋把车停在一个新建的售楼处前，率先走了进去。

冷锋讲的教师公寓，白雁估计就是柳晶的伤心地，进门前，忍不住扭头向西多看了一眼。

这一看，还真看到两个眼熟的人，白雁不禁眯起了眼、停下脚步。不奇怪，现在九月底，马上国庆长假，辛勤的园丁们有时间为自己做点私事。

可是园丁好像心情不太阳光灿烂。

李泽昊的脸板得像块化石，埋头向前直冲，伊桐桐小嘴噘着，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有趣的是，热恋中的情侣没有手牵手，而是一前一后，像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。

“李老师，来看房呀！”白雁等李泽昊快走到跟前，笑吟吟地扬声打招呼。

李泽昊听着这耳熟的声音，一愣，抬起头，铁青的脸刷的一下红了，目光躲躲闪闪。而伊桐

桐快速地走到李泽昊身边，把手塞进他的掌心，挺直了腰，嘴角弯起，以示恩爱的程度无人可敌。

“你……也来看房吗？”李泽昊一问出口，感到有些奇怪，他去过白雁的家，房子挺大，挺豪华。

“陪个同事来的。哦，就是你和柳晶吵架那天，和我一起过去的冷医生。”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李泽昊脸上的红立时成了绛紫，巴不得在地上找个洞钻进去。

“昊，我走得有点饿了，我们去韩国餐厅吃烤肉，好不好？”伊桐桐可比李泽昊沉得住气，挽着李泽昊，娇柔地扭动腰肢，眼风瞟都不瞟白雁。

李泽昊的脸僵着，没应声，但也没拒绝。

白雁觉得好笑。李泽昊家境也不富裕，教师公寓的房价再便宜，算上装潢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她清楚这个时候的李泽昊是怎么能省就尽量地省。去吃韩国烤肉，心里面不知多疼呢！换作柳晶一定会说：“老公，咱们回家自己做，干吗把钱给资本家赚！”

可惜伊美女和李老师没有默契。

“李老师，不知你们教师公寓有没有小户型出售，有的话，我也想订一套。”白雁浅浅笑着。

“你不是有房子吗？”李泽昊小心翼翼地问，生怕白雁说是为柳晶订的。

“我离婚了。”白雁淡淡的语气，就像说“太阳出来了”一般自然。

可听在李泽昊和伊桐桐的耳朵里，却不亚于从五千米的高空扔下一枚巨型炸弹，把两人炸得血肉横飞。

李泽昊条件反射地侧身看着伊桐桐，伊桐桐丽容苍白，两眼发直，颤抖的双手泄露了她心中的情绪有多么不平静。

“白雁？”冷锋在里面转了一圈，没看到白雁进来，忙寻出来。

“就来，就来！李老师，再见！有空去我们医院玩玩呀，要是你女友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可以找柳晶，都是熟人，开开后门，不收钱。”

白雁挥挥手，一路小跑着走进了售楼处。

李泽昊与伊桐桐像两根木桩，无言地向前移动。手虽然仍牵着，却各怀各的心思。

怎么说呢，负心男人也不好做。

李泽昊认准了伊桐桐是今生的挚爱，咬牙做了回现代陈世美，与订婚十四年的未婚妻柳晶分了手，自然在学校里掀起了惊天波澜。李泽昊为了证明自己是屈服于真爱的召唤，而不是移情别恋，处处与伊桐桐秀恩爱，百分百地顺从伊桐桐。除了上课，两个人就如同一对连体婴似的。花前月下，举杯共盏，对镜画眉，着实过了一段赛鸳鸯的生活，也成功地堵住了众人之口。学校呢，反正是认教学能力，对老师的个人隐私也不太过问。

可是，一个多月之后，李泽昊心里面有点不是滋味了。首先是伊桐桐现在居住的公寓和开的那辆跑车。原先，他以为是伊桐桐父母宠爱女儿，买给伊桐桐的。有次，伊桐桐的父母到滨江来，他请他们到饭店吃饭，交谈之中，得知伊桐桐的爸妈只是一般的工厂工人，早已下岗在家。为了让女儿上艺术学院，差不多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，现在年纪大了，盼着伊桐桐养老呢！

李泽昊当时坐在桌上心里面就打起了鼓，等到把伊桐桐爸妈送走，他才问伊桐桐，那房子和车是哪来的？

伊桐桐支吾了半天，看着李泽昊严峻的表情，只好说了实话。

李泽昊一听就炸了，一股从未有过的羞辱撕咬着他的心。他要伊桐桐立即把房和车全退给康剑。

“那我住哪里？和你一块挤教师宿舍，几个人共用一个洗手间？”伊桐桐气愤地问道，“再说那车那房，我又没向他要，是他为他的负心埋的单。”

“你现在是我的女友，却住着别的男人给的房，你让我这脸往哪搁？”李泽昊攥起拳，有想打人的冲动。

“该搁哪就搁哪，反正在你没有房子之前，我不会搬出去的。”伊桐桐和他赌起气来，一点也不肯退让。

李泽昊气得摔门而出，那是他们之间第一次闹别扭。

后来，还是李泽昊先低了头，不然能怎样，分手这样的话，他舍不得也不敢说出口的。

暑假里，李泽昊接受了几个家长的委托，为他们的孩子开小灶，另外还接了几个培训班的工作。只要能赚到钱，时间能挤得出来，他差不多什么活都接。

辛辛苦苦赚了一个暑假的钱，不够陪伊桐桐去一趟海南、买几件换季的衣裙。伊桐桐花钱向来大手大脚，几乎是月光族。和李泽昊在一起后，她还收敛了点，但化妆品不能用太差，衣服按季要换新的，隔三差五要去饭馆打打牙祭，时不时还要来点小浪漫，买束花、小礼物什么的。

李泽昊真的有种喘不过气来的窒息感。

教师公寓开工那天，学校开了大会，公布够条件住到教师公寓的教师名单。不出李泽昊所料，他分到了一百八十平米的公寓，楼层也很好。伊桐桐因是副课老师，又是新来的，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。

那个晚上，两个人兴奋得一夜都没怎么睡。伊桐桐心里暗道：自己这支潜力股真是押准了。

李泽昊小心翼翼地 toward 伊桐桐再次提出退房、还车的要求，伊桐桐搂着他的脖子，没生气，也没回答。

学校开始缴集资款了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。

“你工作这两年存的钱呢？”伊桐桐得知李泽昊没什么存款时，呆住了。

李泽昊没敢说他的钱原先是和柳晶存在一起的，分开时，他没脸向柳晶要：“我……乱花掉了。”

伊桐桐急了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要不，我把我那房卖了，垫上这块，可能还够装潢呢！”

“不要！”李泽昊一口回绝。

伊桐桐瞪大眼：“你都到了这份上，还装什么清高。”语气里带了几分嘲讽。

李泽昊硬撑着，厚着脸皮找爸妈、找朋友，托人向银行又贷了点款，勉强凑齐了集资款，但伊桐桐却再没向他露个笑脸。

他为了逗伊桐桐开心，今天拉着她过来看房。公寓刚在打基础呢，到处都是泥土和砖块，李泽昊却忍不住憧憬起家中的布置来。

“桐桐，你爱画画，咱们把西面那个房间专门装修成你的画室，好吗？”

“装，装……”伊桐桐白了他一眼，“你拿泥装，还是拿砖装？”

李泽昊心里面“咯噔”了一下，没有作声。

伊桐桐偏偏不怕死地继续说道：“你现在已经是一屁股的债了，这装潢的钱，你还向谁借去呢？就凭你那几个工资，又要还债，又要生活，还要装潢，真是天方夜谭。”

“我会想办法。”李泽昊冷冷地说道。

“你以为这和你讲题目一样，想就能想出来吗？反正我要一次性到位，马马虎虎的，我不会搬进来。”

李泽昊张了张嘴，一甩手：“不搬就不搬，没人求你搬。”说完，冷着脸转身就走。

伊桐桐没想到他讲话这样冲，一委屈，脸也拉下来了。

真是见鬼，这斗气的场景竟然被白雁撞见。

伊桐桐气得牙痒痒的，但她现在顾不上这事，她满心都是“康剑离婚了”这个消息。

他为什么离婚？离婚多久了？心扑通扑通地跳，直恨自己后知后觉，到现在才知道。

两个人走到了路口，李泽昊松开她的手，把停在边上的摩托车推了过来，看她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吼问道：“你回不回去？”

“我没聋，你不要这么大声。真是个乡巴佬。”伊桐桐吼了回去。

李泽昊咬了咬唇，突然一跃，跳上摩托车，发动引擎，呼地一下开走了。

“浑蛋，你回来，给我回来。”伊桐桐傻眼了，这地方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他把她扔下来，难道要她走回去？

李泽昊像是没听见，车越开越快。

伊桐桐气得直跺脚，站在路边，欲哭无泪。

“这不是伊老师吗？”一辆黑色的奔驰从她身边经过，又缓缓倒了回来，车窗一开，华兴油光锃亮的脑袋伸了出来。